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副院长许以冠： 王肇民先生的水彩艺术 给我们带来启示和榜样

近日，值“大道行远——王肇民水彩体系传承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举办之际，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副院长许以冠，接受了收藏周刊记者的专访。作为王肇民的学生，他表示，“在那个思考和探索的年代，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有王肇民先生，他还在我身边。”他认为王肇民解答了两个问题，第一，是造型规律；第二，从他的坚持和实践，能够看到他对西方现代主义发展的理解和表达；并且，其“实现了西方水彩进入中国后成功本土化的转变”。



■许以冠《佛手清供》2018年

他对西方现代主义发展的理解和表达，从他的作品本身充分体现

收藏周刊：本次“大道行远——王肇民水彩体系传承展”，我们能感受到其中的一个无法忽视的时间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许以冠：我们知道，1958年中南美专从武汉迁至广州，改名为广州美术学院，而先生长久以来都在美院任教。说起“传承体系”，为何此次尤为关注从上世纪80年代始？因为那是一个飞速变化而蓬勃发展的时期。当年学习王肇民的这股热潮，其实是以艺术学院学生为主体的。

收藏周刊：春江水暖鸭先知。

许以冠：在此之前我们对西方艺术了解有限，资料匮乏。幸运的是，在那个思考和探索的年代，我们发现了有王肇民先生，他就在我们身边。作为一个

始终强有力坚持自己艺术理念的先行者和实践者，王肇民以西方艺术为本体并充分吸纳中国传统元素的创造性个人语言，在近现代中国艺术文化的各种砥砺前行探索背景下，显得更有价值。这个时候，他刚好可以给我们指明方向和答案。王先生是以其自身和作品，给我们以启示和榜样，对王先生的追随纯粹出于艺术动机，而不是艺术以外的东西。

收藏周刊：王先生究竟给我们解答了什么问题？

许以冠：我认为他解答了两个问题，第一，是西方造型规律认识方法；第二，从他的坚持和实践，我们能够看到他对西方现代主义发展的理解和表达。

就第一点而言，老实说，今天我们认识西方艺术造型规律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还是一个“问题”。我想对造型规律的研究和学习，直到现在都是很有必要的。王肇民对于造型的诠释给了我们启示。就第二点而言，上世纪80

年代，西方艺术已经走过现代主义的路程了，而我们当时面对曾经的断层和开放后大量信息的涌入，事实上也需要一个艺术上的引路者。这个时候，王先生让我们看到了现代主义在中国应该如何探索；他的经验很有价值。

我认为王肇民先生的意义不仅在广美，也不仅在广东，甚至不仅在中国，真正伟大的艺术家是属于全世界的，他的影响跨越时空。王肇民艺术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必须将他置于艺术史的坐标体系中观察，很大程度上，他补充了我们对现代主义艺术的学习，他实现了西方水彩进入中国后成功本土化的转变，他完成了这个环节的衔接，并从他的探索中找到了一个方向。

他创造了一种新的中国艺术的样式

收藏周刊：您刚才说到王肇民给他的“追随者”们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认识造型，一个是如何从他身上看到对现代主义的一种稳健的探索；然后您又说到了一个新的关键词“本土化转变”，愿闻其详。

许以冠：对，王先生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突破，就是实现了西方水彩进入中国后成功实现本土化的转变。王先生的《荷花玉兰》系列最有代表性。我曾看过其他画家的类似题材，乍一看很像王肇民，但后来再看就很难有持久的魅力。王先生的画为什么能维持一个很恒定的艺术品质？它后面有很多东西在支撑，西方的、东方的，所以才能给观众以强烈共鸣。

收藏周刊：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追寻的一个答案，学院对其艺术品格的传承，这里的品格、格调，是什么？

许以冠：他创作的语言本体肯定是西方语言，但另一方面，他非常自然地把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修养融入其中。我们知道，他著有《王肇民诗草》，他的许多画面都充满诗意。艺术品格主要来自创作者深厚的修养。

收藏周刊：您今天会如何指导您的

学生去进行传承和实践？

许以冠：我们要认识到，第一，直到今天，深入地去学习西方语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此要付出大量的努力。第二，必须要对西方艺术演进有深入、客观、精准的了解，而后才能在此基础上选择和吸收。

收藏周刊：王先生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尤其喜欢读书。

许以冠：我们不光要学习西方艺术，更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同时需要有“文化对比”的角度，这是融合的基础。这与纯粹向西方学习不同，也对画面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我这次的展品《佛手清供》，以西方水彩语言表现中国传统文人的雅致生活摆设，这就要求创作时不止步于对物象的描绘，而是尽力传达空灵久远的意境。

收藏周刊：事实上通过前述所说的上世纪80年代的探索追寻，历经几十年，我们的积淀和底气已然不同，也更加觉醒而自信。

许以冠：我们现在对西方的了解远比上世纪80年代要更广、更深、更便利。我觉得要有文化对比，才有文化自信的根据。

收藏周刊：所以我们通过艺术语言的变化，可以看出更大时空范围内，文化力量的对比以及能量的流动。

许以冠：中西方艺术的关系是一种文化涵化关系。能量的流动才能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的东西就会产生。王肇民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中国艺术样式，正是基于文化对比所实现的融合。

收藏周刊：因此，当我们今天说传承，说学习，并不止拘泥于所谓的画种、题材和技法……

许以冠：我们学习王肇民先生，肯定不是说学他的样式。正如我们前述所言，如果你对西方艺术的语言和风格流变有深入的体会，立足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并且致力于两者的结合，那么，哪怕你所画与王肇民先生的完全不同，其实你已经在精神上与他产生了呼应。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龙虎： 王先生的胆量也是一种榜样力量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面写过，就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王先生的这种艺术理念和他的作品给我们树立的榜样，其实对水彩画审美的重新认识，很有启发。

水彩画在王先生之前曾滞后许多年，长期以来人们评判的标准还太传统，譬如会以“像不像水彩画、够不够水分”来评判一张水彩画的好坏，而不是把它归列到艺术的范畴里，去看它存在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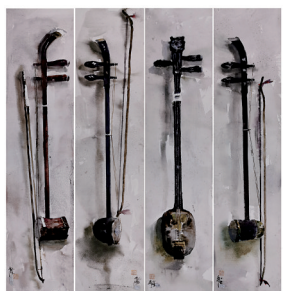
王先生在他的创造实践中，重新定位了一种审美标准，首先影响了广美。他的水彩一反过去所认知的水彩画面貌，人们这时才发现，原来水彩画也可以画得这么厚重、这么有震撼力，然后又这么品格高尚，这在传统水彩画里是

看不到的。传统水彩画审美趣味往往趋于统一：甜美、圆润，仿若明信片般，缺少回甘。而王先生的作品则能够回甘，越看越耐看，给予后继源源不断的想象。

王先生作品的另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它“反传统”。往昔，中国的水彩，受限于一些前辈的审美，相比于“国油版雕”更显保守，谁都不敢越雷池半步。王先生与别不同，他就能走到最前，他的作品，即使若干年以后人们回头再看，依然跟所有时代节拍吻合。所以我觉得王先生的这种胆量，也是一种榜样力量。这力量源自他的综合素养，包括他的雄厚国学根基、他的理想和追求。认准了一条路，他是那么决然地自己走下去。



■方晓龙《器物-2》2021年



■李小澄《盛世和弦》



■龙虎《凝望》1991年